



鲁迅谈创作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



鲁迅談創作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一九五五年·北京

出版者的話

一、編选这些材料，目的在供給青年文藝愛好者和創作者學習。

二、在魯迅先生的著作中，論及青年作者寫作問題和一般寫作修養的言論是很多的，但在這本小冊子裏，並沒有全部选編進來，這裏只从已經出版的魯迅書簡中，选出給青年作者的信二十九封，从魯迅的著作中选取論作家的階級立場、參加實際鬥爭、寫重大題材和民族形式……以及談到寫作技巧的作品九篇，魯迅給當時青年作家的作品所作的“小引”和“序”六篇，以及談自己創作經驗的文章六篇，作為學習材料。

三、至於散見於魯迅著作中論及文藝問題的意見，由於篇幅較多，我社將在四卷本的魯迅选集中，編选進去，而在這本小冊子裏，則沒有一一加以節錄和摺引。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一九五五年八月

目 次

一 鲁迅给青年作者的信

給李霁野(一九二五年)·····	2
給韋素園(一九二六年)·····	3
給韋素園(一九三一年)·····	4
給翟永坤(一九二七年)·····	6
給陳君誥(一九二九年)·····	8
給張天翼(一九三三年)·····	9
給羅清楨(一九三三年)·····	10
給羅清楨(一九三三年)·····	11
給羅清楨(一九三四年)·····	12
給胡今虛(一九三三年)·····	13
給董永舒(一九三三年)·····	14
給徐懋庸(一九三三年)·····	16
給徐懋庸(一九三五年)·····	19
給陳鐵耕(一九三四年)·····	20
給李霧城(一九三四年)·····	22
給李霧城(一九三四年)·····	24
給李霧城(一九三四年)·····	20
給葉 芷(一九三四年)·····	28

給寶隱夫(一九三四年)·····	29
給李 樺(一九三四年)·····	31
給李 樺(一九三五年)·····	33
給李 樺(一九三五年)·····	35
給賴少麒(一九三五年)·····	38
給賴少麒(一九三五年)·····	39
給曹 白(一九三六年)·····	41
給曹 白(一九三六年)·····	43
給蔡斐君(一九三五年)·····	45
給顏黎民(一九三六年)·····	47
給顏黎民(一九三六年)·····	49

二 魯迅論作家的階級立場、參加實際鬥爭、 寫重大題材和民族形式等

“硬譯”與“文學的階級性”·····	52
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·····	71
關於小說題材的通信·····	77
論“第三種人”·····	81
又論“第三種人”·····	85
論“舊形式的採用”·····	90
連環圖畫瑣談·····	93
漫談“漫畫”·····	95
什麼是“諷刺”?·····	98

三 魯迅給青年作家的文學作品 所作的小引和序

柔石作“二月”小引·····	102
“總退卻”序·····	104
葉紫作“豐收”序·····	106
徐懋庸作“打雜集”序·····	109
蕭紅作“生死場”序·····	113
白莽作“孩兒塔”序·····	115

四 魯迅談自己的創作

答北斗雜誌社問·····	118
“自選集”自序·····	120
我怎麼做起小說來·····	123
答國際文學社問·····	127
英譯本“短篇小說選集”自序·····	129
“出關”的“關”·····	131



—

魯迅給青年作者的信

給 李 霽 野

霽野兄：

前幾天收到一篇生活！我覺得做得很好；但我略改了幾個字，都是無關緊要的。

可是，結末一句說：這喊聲裏似乎有着雙關的意義。我以爲這“雙關”二字，將全篇的意義說得太清楚了，所有蘊蓄，有被其打破之慮。我想將牠改作“含着別樣”或“含着幾樣”，後一個比較的好，但也總不覺得恰好。這一點關係較大些，所以要問問你的意思，以爲怎樣？

魯 迅

西城宮門口，西三條，二十一號 五月十七日

給 韋 素 園

素園兄：

日前得來函，在匆忙中，未即覆。關於我的小說，如能如來信所說，作一文，我甚願意而且希望。此可先行發表，然後收入本子中。但倘如霽野所定律令，必須長至若干頁，則是一大苦事，我以為長短可以不拘也。

昨看見張鳳舉，他說 Dostojewski 的窮人，不如譯作“可憐人”之確切。未知原文中是否也含“窮”與“可憐”二義。倘也如英文一樣，則似乎可改，請與霽野一商，改定為荷。

迅 五，一

給章素園

素園兄：

昨看見由舍弟轉給景宋的信，知道這回的謠言，至于廣播北方，致使 兄爲之憂慮，不勝感荷。上月十七日，上海確似曾拘捕數十人，但我並不詳知，此地的大報，也至今未曾登載。後看見小報，才知道有我被拘在內，這時已在數日之後了。然而通信社却已通電全國，使我也成了被拘的人。

其實我自到上海以來，無時不被攻擊，每年也總有幾回謠言，不過這一回造得較大，這是有一些人，希望我如此的幻想。這些人大抵便是所謂“文學家”，如長虹一樣，以我爲“絆腳石”，以爲將我除去，他們的文章便光燄萬丈了。其實是並不然的。文學史上，我沒有見過用陰謀除去了文學上的敵手，便成爲文豪的人。

但在中國，卻確是謠言也足以謀害人的，所以我近來搬了一處地方。景宋也安好的，但忙于照看小孩。我好像未曾通知過，我們有了一個男孩，已一歲另四個月，他生後不滿兩月之內，就被“文學家”在報上罵了兩三回，但他卻不受影響，頗壯健。

我新近印了一本 Gladkov 的“Zement”的插畫，計十幅，大約不久可由未名社轉寄 兄看。又已將 Fadejev 的

毀滅(Razgrom)譯完,擬即付印。中國的做人雖然很難,我的敵人(鬼鬼祟祟的)也太多,但我若存在一日,終當爲文藝盡力,試看新的文藝和在壓制者保護之下的狗屁文藝,誰先成爲煙埃。並希 兄也好好地保養,早日痊愈,無論如何,將來總歸是我們的。

迅 上 二月二日

景宋附筆問候

給 翟 永 坤

永坤兄：

八月廿二，廿八日兩信，今天（九月十九）一同收到了，一個學生給我送來的。你似乎還沒有知道，中山大學的一切職務，我于三月間早已辭去了，在此已經閒住了六個月，現在是肚子餓而頭昏。我本來早想走，但先前是因為別的原因，後來是太古船員罷工，沒有船，總是走不成。現在聽說有船了，所以我想于本月之內動身。

我先到上海，無非想尋一點飯，但政，教兩界，我想不涉足，因為實在外行，莫名其妙。也許翻譯一點東西賣賣罷。北大改組的事已在報上看見了。此地自從捉去了若干學生（不知道數目，幾十或百餘罷）以後，聽說很樂觀，已成為中國第一個大學。

這里新聞是一定應該有的，可惜我不大知道，也知不清楚。

魯迅在廣東我沒有見過，不知道是怎樣的東西，大約是集些報上的議論罷。但這些議論是一時的，彼一時，此一時，現在很兩樣。

時光的確快，記得我們在馬路上見了之後，已經一年多了，我漂流了兩省，幻夢醒了不少，現在是胡胡塗塗。想起

北京來，覺得也並不壞，而且去年想捉我的“正人君子”們，現已大抵南下革命了，大約回去也不妨。不過有幾個學生，因為是我的學生，所以學校還未進妥（近來有些這樣的情形，連和我熟識的學生，也會有人疑心他脾氣和我相似，喜歡揭穿假面具，所以看得討厭）。我想陪着他們暫時漂流，到他們有書讀了，我再靜下來。

看看二十來篇作品的工夫，總可以有的。但近一年來，我全沒給人選文章。有一個高長虹，先前叫我給他選了一篇文章，後來他在報上說，我將他最好的幾篇都選掉了，因為我妬賢嫉能，怕他出名，所以將好的故意壓下。從此以後，我便不做選文的事，有暇便自己玩玩。你如不相信高長虹的話，可以寄來，我有暇時再看，但詩不必寄，因為我不懂這一門。稿寄“上海，新開路，仁濟里北新書局李小峯”收轉。

這裡還是夏天，穿單衣，一做事便流汗。去年我在廈門時，十一月上山去，看見石榴花，用慣于北方的眼睛看來，好像造物在和我開玩笑。

魯迅 九月十九夜